

时间去哪儿了

□朱 蕊

上次写到林青霞林美人的 60 大寿,坊间好一阵热闹。大家看不懂,以她年届花甲的岁数,却引领美丽风潮,时光对她似乎特别宽厚,至少在外貌上很少雕琢她。在她身上,时间不作为。难道她是被时间豁免的吗?时间去哪儿了?

时间在的呀,你看,早晨,太阳在东面的窗口露脸,笃笃笃,敲窗户,起来啦!一会会,太阳跑到南面窗户探头探脑。快点快点,趁太阳在时间在,赶紧将被子捧到阳台上去晒。当太阳到西面窗口张望的时候,要记得将被子收进来。那时,被子变得蓬松柔软,上面留下了时间——阳光的味道,时间清清楚楚写在被子上呢,也写入我们的嗅觉,我们分明闻见了滴滴哒哒的时间。

时间滴滴哒哒走着,煤气上煨着的羊肉也散发出浓烈的香味。这样的时刻实施穿越最好。一切静好,暂时心无挂碍。我跟着蒲松龄先到清朝去会儿。恰好就看到了“某显者”,他怎么和几百年以后的当代“显者”一样“多为不道”?还好他的夫人比较清醒,“每以果报劝谏之”,但他“殊不听信”。后来遇上一个能知人禄数的方士,

方士久久看着他然后说“君再食米二十石、面四十石,天禄乃尽。”回来他就算开了,一个人一年只需要吃二石面,还有二十多年的天禄,怕什么?于是“横如故”。但不久,他即得病,必须得不断吃东西,吃得再多都饿,以致“一昼夜十余餐。”不到一年,他的天禄吃完,结束。为人一世,草木一秋,吃饭是有定数的?也听说有些长寿老人每餐只吃七分饱,从不暴饮暴食,是知所珍惜的意思,省着点慢慢吃?无论如何,总是天数咯?但每人到底几何,不遇到方士是不可获知的,也是天机不可泄露。

不过,一般说来,每个人的大致时间是有,经计算,似乎是约等于三万天。这三万天时间你无论用与不用,或者如何用,都和你无关,它管自己滴滴哒哒走着。比如刚才,为了现在香气四溢的羊肉,我花了不少时间。你看,先将羊肉冲洗干净,放在大盆中,用清水浸泡半小时,期间换水两三次,泡出羊肉中的血水,洗净沥干备用。然后锅中放清水,羊肉冷水下锅,中大火煮开后,小火又煮五分钟。焯水后捞出羊肉冲洗

放鸟宅

□陈兴龙

鱼鹰,俗称水老鸦,学名鸬鹚。它的嘴巴尖长,末端呈勾状形,尤似凶猛的老鹰。它的脖颈高挑,又似优雅之仙鹤。然浑身乌黑,恰似乌鸦状。成年鱼鹰重达 6 至 8 斤。据现年 88 岁的放鸟宅老人朱浩泉介绍,此鸟在水下游速极快,无论是鲫鱼、鲤鱼、黑鱼、草鱼,抑或是甲鱼、鳊鲶之类,只要被它追击,就无处逃遁了。

放鸟宅处于黄泥泾河湾,三面环水,聚落的平房掩映在绿树丛中,风景秀美。村民世代以放鸟捉鱼为生,直至公社化。须浩泉老人自小随父辈与鸟为伍,水上作业。无论是寒暑春秋,风雨无阻。每天清晨,一声呼啸,棚内的数十只鱼鹰拍拍翅膀直飞扑至各自的船上。河湾内有十来条小船,每条配有 8 至 10 只鱼鹰,它们分别在船沿两侧各就各位,昂头张望,精神抖擞。只见主人长篙一撑,船似离弦之箭,分赴各处河港。

来到水深河阔之处,主人一声号响,鸟儿们便奋勇争先,钻入水中,它们各自为战,追击鱼儿。片刻功夫就会有鱼鹰浮出水面,嘴里衔着活鱼,高兴地摇摇头,向主人报功。也有两三只鱼鹰扛起一条 10 多斤的大鱼来,让主人大喜过望。据说,当大鱼出现时,鱼鹰就会协同作战,围追堵击,将其擒住。

捕鱼人有时也用鱼网来协助鱼鹰。在河港的两头拦腰下网,摆下战场。老人还记得当年在墅沟河里,有一条重达 48 斤的白丝鱼,在 10 来只鱼鹰的合力追击下,狂妄逃窜,却终被网住。

此鸟精明绝伦,记性极好。当第一次捉到乌龟时即被主人训斥挨打,以后它就对主人不要的两栖动物网开一面。但遇到四爪的甲鱼时却毫不留情,一追到底。即使是黄鳝、鳊鲶也难逃其口。老人又说,可鸟毕竟是鸟,吃饱了,它就不捉鱼。

干净,沥干。再然后青蒜切段姜拍碎,葱打结,大蒜、香叶、大料、桂皮和花椒放入茶包袋装好。炒锅内放油烧热,爆香葱姜蒜红尖椒,倒入羊肉煸炒出香味。加水,加料酒,加老抽生抽,放入香料包,放入冰糖、几颗红枣,翻匀煮开,将羊肉盛入砂锅小火煨。现在我就是等羊肉酥烂入味的时间里,偶尔穿越开个小差。等会儿羊肉酥烂了,才可开盖转大火收浓汤汁,撒上青蒜叶,盖上锅盖焖一分钟,再开盖出锅。一连串,写着都嫌啰嗦,做时更烦,还有,不断洗锅子,你看,才做一个羊肉就用到那么多器皿,大盆(浸泡羊肉),锅子(焯水),炒锅,砂锅。当忙忙碌碌的时候,时间正在离开,我的时间正伴着羊肉香四处飘散呢。

时间就是这样流逝的。朱自清早说了“洗手的时候,日子从水盆里过去;吃饭的时候,日子从饭碗里过去;默默时,便从凝然的双眼前过去。我觉察他去的匆匆了,伸出手遮挽时,他又从遮挽着的手边过去,天黑时,我躺在床上,他便伶伶俐俐地从我身上跨过,从我脚边飞去了。

故白天用绳子扎住它的喉咙。当它把鱼衔来时,就奖励它几块豆腐,润润嘴、解些饥。

鱼鹰冰天雪地也下水捉鱼。可在七、八月份要换毛,此时正值本地内河水草茂盛季节,会影响毛的质量。故常到浏河等潮水江去捉鱼。那里有放鸟朋友,可住上 10 天半月。提起同行,老人兴致盎然。姜唐、罗店、大场、南翔、钱家桥和横沥西的河浜等地都有放鸟船只。1937 年抗日战争爆发,他还随父辈逃难至青浦白鹤那里的同行处。

是的,笔者也依稀记得河港里的鱼鹰船只,那可是江南水乡的一条风景线呵。现今当我再次来到昔日的放鸟宅时,已仅剩 3 户不愿动迁的人家了。但河湾还是那个河湾,就是再也见不到那种“嗬唏、嗬唏”地轰鱼鹰下水捉鱼的场面了。

夕 照



马陆塘畔

摄影 何根法

且说老人与晚辈

□朱惠忠

且说那位庄老伯,他已经 80 挂零,那天他对我们一些相聚在一起的老朋友们说,我要告别远香一坊小区了,搬到二坊去住了。我说,你在这里不是挺好的吗?他说,好是好的,吃不愁,穿不愁,只是儿子看我们如今都是过 80 的人了,怕我们再独自生活会累着身子,再说,岁数越往上升,越会有那些不测之事,他们不愿看到那样的事发生。他们做了我们许多次工作,一定要我们搬过去和他一起住。庄老伯说起这事的时候,不是不乐意,而是脸上绽满了笑容。老人们听了庄老伯这席话,都为他有这样的好儿子而高兴着。

同样是儿女,也有对老人不敬的,有

一对老年夫妇,得到了两套安置房,考虑房子今后总要有儿子继承的。在房产登记时,都将产权记到了儿子名下。老夫妇俩住进了一套新房,还没等笑出声来,儿子对他俩说,就这样吧,你们住的这一套,算是租住,每月出点租金吧。说得老夫妇俩欲哭无泪。还有对老夫妇,虽然在动迁中也得到了安置房,那厉害的儿媳,就不让他俩进入新房,要他们到外面去租住。老夫妇俩无奈,只得到外边去租了间旧房,致今还住在那里。

老人们说起这些事时自然是气愤的,有位林老伯眼中差点冒出火来,他激动地说,这样的后辈,还是当初不生为好。



不要把自己看得太重

□彭瑞高

有些人把自己看得太重,以为众人一天也离不开自己;可当他转身离开后才发现,其实自己并不那么重要,别人也并不那么在乎自己。

有的记者就是这样。他当班时名字天天出现在版面上,热闹得很,出名也快得很。热心读者还打电话到报社来,说你今天的文章太好了,版面上就数你这篇有分量。他走出报社大门,就觉得满大街都在向他行注目礼,“无冕之王”这项桂冠,使他自我感觉好得不行。快退休时,他就想,没有我的文章,这版面怎么弄啊,读者会怎么牵记自己啊。事实是,他离开后,报纸照常出,读者看其他文章都来不及,哪里还记得他的名字。

有的领导也这样。在位几十年,就觉得一个单位,是自己搞的好;一队人马,是自己带的强;某年做的某事,绝对是对前任后任无法超越的杰出政绩。离任前,他忧心忡忡;卸下的这副担子,谁能挑得起啊;这一块工作没了自己,不知会弄成啥样……没想到他离开后,新领导比他更有思路;过去围着他转的那些人,在新领导带领下干得更起劲;至于他当年留下的“政绩”,只有他闲下走过时,自己一个人跟孙子深情地提起。

有的老师也这样,特别是当班主任的,觉得自己跟学生的关系,就是老母鸡跟小鸡的关系,学生一刻也不能脱离自己的视线。就是其他老师上课时,她也要从教室后门小窗里,看一下课堂情况,把脸故意露一下。难得有事离开一天,她就心事重重,担忧“小鸡”们会捣蛋,会闯祸……殊不知“母鸡”走后,“小鸡”们比平时更好,不仅课上得好、作业交得好,连眼保健操和课间操都做得比平时做得更整齐。

有的作家也这样。发了几篇小说,得了几次奖,就以为自己天赋很高,得其所哉,文坛从此不能缺失自己。在他看来,只有他的东西才是美文,读者天天盼着盼先睹为快;编辑部一旦退了他的稿,他就光火、骂娘,判定对方有眼无珠。可当他封笔后才发现,其实文坛没有他,依然百花齐放;图书馆书海浩瀚,他的书连找都找不到;而说起他的作品,读者根本没有任何印象。

有的明星更是这样,自视为太阳或月亮,以为舞台离不开他,观众更少不了他;殊不知岁月流淌,星星也会过气,这时才发现,没他的舞台照样明亮;而他的名字,已经没人说起……

把自己看得太重,像自作多情,也像自恋,不外乎一种小情绪。这情绪虽小,一旦染上,人就会活得很吃力。把自己看得太重的人,往往太过计较别人的看法与评价,内心会变得十分脆弱、敏感。当别人赞扬他时,他就沾沾自喜、血脉和畅;当别人诟病他时,他就愤懑不安、血压升上。试想,漫长人生数十年,竟由这种小情绪支配,岂不悲乎。

反之,人要活得轻松自在,须把自己看得轻一些。这个看轻,不是自轻自贱,而是对自身分量的清醒估计。某院士接受采访时说,此项重大科研突破,不是我个人功绩,而是几代人努力的结果;我有幸厕身其间,但只是普通一员。坦诚“自轻”,令人钦佩。启功先生说自己“中学生,副教授。博不精,专不透……”高不成,低不就。雍趋左,派曾右……”更是令人难忘。如此卓然大家,竟以“自嘲”总结一生,这种开阔的胸怀和洒脱的人生观,足令后人深省。